善,润了华年

□ 徐汇中学高一(6)班 丁歆悦

午后,阳光倾洒,清新美好,撩拨着人的心弦。空气中漾动着霉干菜扣肉的馥郁芳香,我深吸一口气。隔着玻璃,我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,是外婆。

外婆刚从龙华赶来,超长寒假、父母复工、中考在即。她记挂着我,专程来陪我,为我做一日三餐。

倚着半掩的门,只见外婆系着蓝布围裙,裙上的浅黄小花在氤氲的空气中愈发灵动。外婆双眼注视着锅中的霉干菜,右手执勺,娴熟地在锅中作弧形翻炒,左手虚握锅柄。她听见声响,侧脸,柔声道:“歆悦,来尝尝咸淡。”

袅袅的热气伴着丝丝缕缕的馨香从锅中逸出,挑拨着我的每一根味觉神经。我凑过去,肉色鲜亮,呈现醉人的红褐色,霉干菜则泛着油油的金光。外婆捡起一小块,放进我嘴里。肥而不腻,入口即化;霉干菜,吮吸了肉汁和糖味,咸香浓郁。真好吃!

外婆是一家的主心骨:在单位,她是干练的商界女强人;在家里,她是里外一把抓的好当家。外婆的同学圈,更是英才辈出,从事教育工作的前辈有不少:复旦大学校长、党校校长、教育学院院长、同济大学教授等。不过,外婆照顾我起居,陪护我定然优先于同学聚会。为此,我总为外婆感到惋惜,她每次慈爱地笑笑,抚着我说培育后浪更要紧。

我怀念小时候,逢年过节,我们一家子就聚到外婆家。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,暖暖的。外婆的脸上总挂着笑容,忙个不停。我和妈妈在一旁打下手。

只见外婆将缸内的霉干菜捞出,洗净,泡着。那边,五花肉已切成块,在开水中汆过,捞出。外婆将霉干菜的水分挤干,放入锅内烧。蒸至酥烂,取出,反扣在碟子里。

那边的猪肉也烧沸了,妈妈加上生姜、葱白、料酒、酱油等,烧至上色后,添加白糖。屋子里,香味一浪一浪翻滚,我已等不及,跑到外婆身边。看她捞出大块猪肉,切成厚薄一致的肉片,扣入碗内。这时,乖巧的我,往往被塞上一块红烧肉,大快朵颐。

外婆做扣肉的动作富有韵律,充满了美感。她取一深碟,薄薄地放一层霉干菜,加一层肉片,撒上白糖,再放霉干菜,加上肉片,最上一层铺上霉干菜,撒上白糖。最后,盖上盖子,放入蒸锅,慢火蒸煮。

家里始终飘着诱人的香气,伴着欢声笑语。开饭啦,做好的霉干菜扣肉色泽乌黑、鲜嫩香甜。吃在嘴里,肥而不腻,口感酥滑,叫人恨不得吃上三大碗。

我看看外婆,她忙着布菜,说着:“多吃点,多吃点。”可她自己不吃,只照顾吃得不亦乐乎的我们。时光,在这一刻定格:热气腾腾的客厅,笑语盈盈的午后,芳香四溢的饭菜,慈爱可亲的外婆,这一切化为我心底最明亮的颜色。

升入初二后,我没时间去外婆家了,外婆特地赶来照顾我,每天两头跑。因此,外婆的霉干菜扣肉,时常端上饭桌。

此刻,我的鼻子一阵发酸,眼前模糊了。我捡起一筷子霉干菜,依然酥软香鲜,甜而不腻,馨香缕缕,情意浓浓。

外婆,谢谢您!您的慈爱和善,如一泓永不枯竭的泉源,随着时间的溪水,缓缓流淌,滋养了我的华年。这份家的味道,伴着您的爱,浸润我一生,永远赐我以力量。

喊声“外号”蛮亲切

□ 陈茂生

记得那时同学、同事间也是相互起绰号。个矮的“冬瓜”、个高的“长脚”还属于中性;眼睛小的“眯眼”、憨厚的“木瓜”就有明显贬义;女同学主动和男同学说话的是“花痴”,男同学直勾勾看女同学的是“癞蛤蟆”,就很损人了;也有套用家里的称呼?“阿五头”“幺妹”。一个班级四五十个同学,人人有“号”;就好像一教室的歪瓜裂枣。按传统规矩,姓是祖宗遗传的、名是爹妈授予的,而字、号才是自己的。只是当年在学校分手时颇为平淡,“后日到黑龙江”“哦,明朝我到崇明”没有特别念想更不是薄情,关键住得极近,家长熟悉兄姐认识,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”哪有“失联”这回事?但平地一声雷“动迁”了,几十年老邻居挥挥手各奔东西了“没了和尚也没了庙”。

几十年后再相逢,同学间就多有矜持,不好意思贸然直呼那个不怎么雅的“号”了。只是“冬瓜”变得人高马大,“长脚”倒敦厚持重,“花痴”一个人带大孩子,再乐乐呵呵又喊苦喊累地带第三代;至于“癞蛤蟆”更是一蹦越过了大洋,而“木瓜”还是有机淳朴原汁原味的好好先生。起绰号并不文明,当年的无奈至今记忆;更可贵的是童年无忌、无邪的年少轻狂。青春无价,年轻真好;所以只能开玩笑地说:真能“返老回童”的话,喊喊绰号又如何?

其实每个那时过来的人,就是用某个“外号”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人海茫茫中“寻与千寻”。有时走进老路名的新街区,却发现是无处乡愁更难觅当年留痕,空有诸多遗憾。而在疫情之中,同楼一位志愿者热情提供理发服务,闲聊中蓦然发现了一老同学线索,“问问他,当年‘阿五头’记得嘛?”就顺利“接上关系”;虽然是巧合的个案,但十分感谢彼此的记忆缝合了两段看似不相干的历史片段。至今在过道中相逢都显得格外亲热。

诗词歌赋中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很有美感,而实际上的寻寻觅觅却多事半功倍。在老同学老同事中打听、到电视台寻人小程序APP登记留言,必须准备“相聚是缘、不聚亦缘”的自我安慰。有时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信息却感受“已经‘走’了”的冰凉,只有印象深处的音容笑貌在梦境里栩栩展现;当然更有握手言欢的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寻,也是不断的自我“钩沉”;当年在崇明茅屋中连夜编印《学农战报》并装订成册,如今尚存将何其珍贵;向往“重回”当年同一水龙头下搓澡、同一窗口打饭、同一桌进餐、同一班组“做生活”的笑泣争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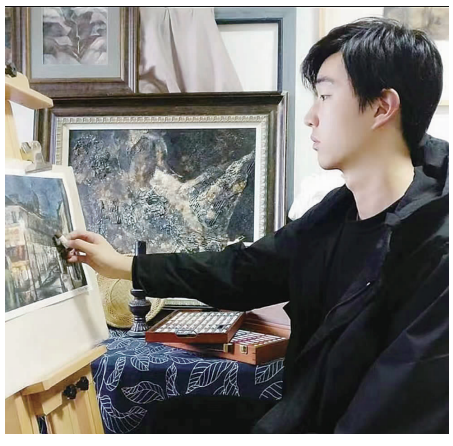
据说“怀旧”是“老”的标志。曾经以为志向高远、踌躇满志又岁岁平常的我们,只是“怀”得真情意切,在“旧”中“寻与千寻”更辛苦和执着,失望时恍然觉得有人喊自己的“外号”,瞬时觉得一次人生有了二遍经历,值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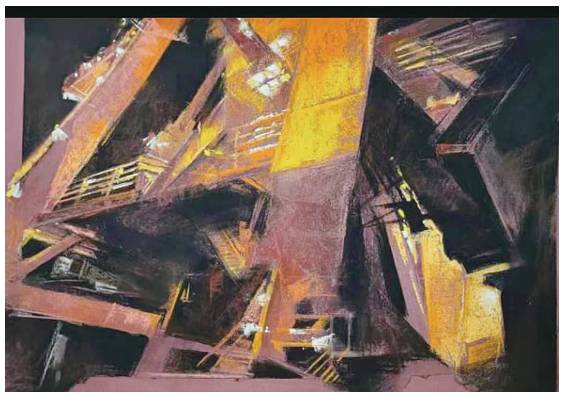
书画艺坛

石峻丞

1995年生于上海,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、IAPS国际粉画协会会员、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常务理事。

部分参展经历:入选2014上海小幅油画作品展、入选2015上海首届油画棒作品展、入选2015上海小幅油画作品展、入选2016上海水彩、粉画作品双年展、入选2019第34届IAPS国际粉画协会评选展、入选2020第四届中国国际粉画双年展、入选2021中澳艺术家邀请展、入选2021中国水彩粉画年度学术展、入选2022上海市民艺术大展、入选第五届中国(苏州)国际粉画双年展。





▲ 色粉《暖阳》

◀ 色粉《隽·城02》

藏头诗

□ 费 平

世间盛宴汇浦江,
界内精英聚四方。
人类科学新前沿,
工艺普惠技共襄。
智联全球生未来,
能量应用图景强。
大型论坛现深度,
会当留史著华章。

老屋听雨(外二首)

□ 金 林

没有了父母的老屋冷冷清清
听不见父母温存的叮嘱
再难寻觅儿时的欢歌笑语
滴答的雨声砸得我心疼
老屋在雨中哭泣
如同我思念父母撕裂的心
雨中的老屋很寂静
听得见我泪珠落地的声音

蝉鸣

蝉鸣是盛夏的使者
孤独蛰伏地下三年
只为等待羽化后的一鸣惊人
蝉鸣是生命的赞歌
哪怕余生短暂
也要高歌到生命的尽头

蒲公英

脱下黄马褂,穿上白婚纱
你要为爱做一次
前途未卜的旅行
让爱随风,自由飞翔
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远方
飞得越高世界越大
飞得更远风景更美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李自勤